

金石之交：齐白石与菏泽名仕李经野



廉州惠爱桥(李经野捐修)

在中国美术史上,国画大师齐白石曾有过一段影响深远的“五出五归”求艺历程。这著名的“五出五归”,在其艺术生涯中极具里程碑意义。五次跨越南北的远游,“于游历中求进境”(齐白石《寄园日记》),不仅让他挣脱了湖南乡居的局限,开阔了艺术视野与心胸境界,更在游历途中“搜尽奇峰打草稿”,为后期绘画的衰年变法,积累了重要的学术素养与丰富的创作题材。而在五次远游的收官之程,即第五次岭南之行中,在千年古郡廉州,齐白石与菏泽名仕李经野因金石结缘,留下了一段虽短暂却又影响深远的艺术佳话。

齐白石在“五出五归”途中,写生、作画、治印应酬繁忙,却仍在舟车劳顿之余,坚持将沿途所见所闻随笔记下,留下了著名的《癸卯日记》与《寄园日记》两部珍贵史料。其中《癸卯日记》记载了1902年至1904年的陕西、北京、江西之行,属“二出二归”;《寄园日记》则聚焦1905年至1909年的三次岭南之行,尤其详细记录了最后一次重游广西钦州时的经历,而他与当时任廉州知府的李经野不期而遇,便发生在这最后一次岭南之行中。

李经野,字莘夫,号曹南钝士,出生于曹县苏集镇土地庙村。他天资聪颖,光绪五年(1879)中举,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后步入仕途。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李经野获任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同年擢升为福建司郎中兼财政处提调内仓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主张宪政被贬至岭南廉州担任知府。李经野到任后,关心百姓疾苦,豁免苛捐杂捐,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出资兴建图书馆,筹建味经书院,重修古迹文物。他还自掏一年饷银倡议集资重建被毁的桥梁,新桥被命名为“惠爱桥”,其匾额至今仍高悬桥上。

李经野亲民勤政,使他在廉州一带政声极高。齐白石虽为一介布衣,但为人耿介孤傲,向来不喜攀高附贵,不过对于李经野这样的清流,却也是心怀敬畏之心。之前,白石曾两次到访钦州,他治印技艺高超,在钦、廉两地已有相当的名声。所以听闻齐白石又来到北海,李经野慕其大名,便求其治印。齐白石听闻李经野的政声,亦心生敬佩,欣然应允,为其精心镌刻“古之两千石也”与“管领珠官”两枚印章。李经野虽为官员,但喜书善诗,其书风效法二王,恬淡典雅,为时人所重。为感谢白石雅意,李经野亦在团扇上手书自作《春寒诗》一首,赠予齐白石,礼尚往来之间,尽显文人雅士的惺惺相惜。

关于这次北海雅遇,齐白石也极为珍视,特意在其《寄园日记》六月份条目里补写下《李莘夫刊印记》一文,以作纪念。他文中写道:

宣统己酉四月,余为天涯过客,应廉州太守莘夫先生篆刻“古之两千石也”及“管领珠官”等印。太守以团扇自书《春寒诗》报之。余喜之,复感平生自以草衣闾人多矣。能工诗工书者,遇王湘绮先生及王悦公、樊榭翁、夏天畴、余去非、汪无咎、李筠盒、曾子缙。独与李梅痴,咫尺神交未能相识,正与太守同,皆为恨事。因刊《春寒诗》于此印侧,以志钦佩。且欲附公寿俱金石也。

齐璜并记。

“古之两千石”是汉代对郡守的通称,李经野当时担任廉州知府,相当于古代的郡守。因此,这方印章既体现了李经野的官职、身份,也暗含了齐白石对他的尊重。其中“管领珠官”一印则尤含深意,它既暗合“孟尝守合浦而去珠复还”的典故,称赞李经野如东汉孟尝一样在廉州府勤政为民,又贴合廉州合浦地区盛产南珠的地域特征,足见齐白石的巧思与对李经野的赞赏。

李经野一生著述颇多,据说在廉州写有《海角集》《廉阳观风录》等著作,专门辑录其岭南诗稿,《春寒诗》亦或就收录其中,但遗憾的是这些著作早已亡佚。今天虽然已无法看到《春寒诗》的原文,但从白石将其刊于印侧的举动来判断,这首诗当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才能够获得白石如此青睐。正如齐白石在文末强调:“因刊《春寒诗》于此印侧,以志钦佩。且欲附公寿俱金石也。”这表明他对李经野的诗才和书法都极为欣赏,并希望二人的友谊和艺术如金石一般长寿永恒。

此次北海“神交”之后,两人各自踏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宣统二年(1910),李经野因政绩卓著,被朝廷擢升为道员,受命督办湖北造币厂,这在常人眼中堪称“肥缺”,同僚纷纷羡慕不已。彼时,李经野历经宦海沉浮,目之所及,看到的依然是国弊民穷,深知时局积重难返,遂坚辞不就,毅然选择回归故乡,定居曹县城。

归隐故乡后,李经野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地方文化建设。他牵头组织当地文人雅士,创办了知名的曹南诗社;又应邀担任总纂修,主持编纂《续修曲阜县志》。众所周知,曲阜作为圣人孔子故里,其地方志自然具有特殊的分量,编纂者非硕学大儒而不能为。当时的曲阜县志委员会遍寻贤才,认为菏泽李经野治学严谨,博学宏通,是曹南一带

的名仕,最终选定他担任总纂修。《续修曲阜县志》是民国时期山东地方志的典范之作,以资料翔实、考证严谨著称,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曲阜地方史的重要文献。除《续修曲阜县志》外,李经野还主持编纂了《单县志》,两部志书共同成为山东地方志史上的重要著作。除此之外,他还亲自指导弟子曹县姜儒卿撰写了《汉儒学案》,亦为曹南地区诸多望族大姓主持纂修族谱,为乡邦文化建设可谓苦心孤诣,倾尽心血,成为山左硕学名宿。

《寄园日记》中虽对李经野记载不多,却充满感情色彩,齐白石将此次交往视为“五出五归”中最可纪念的事情之一。山东《曹县志》、广西《廉州府志》等地方志中,也记载了李经野的生平事迹与政绩,为这段雅缘提供了更多背景支撑。

菏泽名仕李经野与国画大师齐白石,一位来自圣人故里,一位来自三湘大地,他们机缘巧合,于遥远的岭南廉州不期而遇,在齐鲁文化与湖湘文化的交融碰撞中,成就了一段跨越地域、穿越时空的艺林掌故,至今仍为世人追忆缅怀。

(文/荣宏君)



齐白石著《寄园日记》

藏珍

石涛《金陵怀古册》



石涛《金陵怀古册》之三

石涛的《金陵怀古册》,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共十二开,每开写金陵一景,用笔圆浑拙朴,色墨交融,是典型的石涛成熟时期作品。弗利尔美术馆将这一画册直译为“南京记忆”。

关于“怀古”二字,我还是要提到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提示。

在他看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怀古”,应该追溯到商朝的王于箕子那里——箕子经过殷都废墟的故事和所诵的诗都被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箕子在《麦秀》一诗中并没有提及任何建筑物,哪怕是废弃的建筑物的遗迹都没有提到,他只是描写了他所看到的遍地野生的禾黍,茂盛的枝叶

已经完全掩蔽了故都的焦土。与此类似的一首诗为《黍离》。汉代的毛亨为这首诗加上了一个导读性的序言:“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宇文所安正是通过毛亨的这一序言,发现了“怀古”。而后世诗人所写的“怀古”诗,绝大多数的因素也已经出现在《毛诗》的序文里:诗人邂逅的遗址,人类的失落与大自然的周而复始之间的对比在诗人胸中引起的不安和激情,失落造成的空白所留下的轮廓,它们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力,使他流连忘返。

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我们再看石涛的《金陵怀古》,就不仅仅是石涛流连于旖旎的风光之中,而是在旖旎的风光之外,别有寄托。

(文/刘墨)

一线横穿接古今

——杨涛书法之我见



杨涛,生于1970年,安徽宣城人。学士、硕士、博士先后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画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艺术基金评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美术馆展览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第十、十一届委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院校客座教授。

书法是线的艺术。

从空间上讲,这根线将文字书写成多种书体,形态丰富而意味无穷,且在线的千般意象中对应着造化万物,既抽象也具象。从线性、线质上讲,这根线从甲骨、青铜之篆到胡杨、红柳之隶,从纸绢书写到碑碣凿刻,既有碑、帖相互作用之演化,又有笔墨纸水的融合与渗透,充满生命运动,并呈现着文化的轨迹。

我看杨涛君的书法,可以断言他在书法的空间及线性与线质的把控上是有法的,收放有度,在方圆曲直的规制内蕴中,充盈着昂扬与自信,有着极强

的表现性,洋溢着天然的豪迈。这种书风的形成得益于他的个性。杨涛君对世事之洞察,敏锐而入微,研究学问深刻而旁通,有着学者的严谨与较真。然而,一旦被某种事物所感动,则情绪激昂,才思澎湃,滔滔奔腾而直入本质。这“两极”的性格表现在他的书法上,一是铁线篆,二是草书。当然,他亦广涉诸体与诸家,对隶书、楷书同样用情用力,使之书法内涵更为饱满。但主调则为铁线的沉着与狂草的飞动,在他的整个书法气象中所形成矛盾的对立统一,外溢着浩荡之豪情与蓬勃之创造力。

不可忽视的是,他在草书方面的成

就是其天性,综合学养的结果,从笔意特点看主要得益于篆隶入草。写铁线篆,须气静,蓄势蓄力,有耐心,有韧劲,方能笔笔圆润、笔力遒劲。杨涛君的铁线篆脱胎于李斯《峯山碑》、李阳冰《三坟记》、唐人《碧落碑》等经典碑刻;大篆则根植于三代吉金文。因此,他笔下铁线篆的刚健婀娜与大篆的厚重恣肆,以及隶书行笔的波磔熔为一炉。线质扎实、劲健、苍深,用笔峰峦起伏、迟涩飞动。不仅如此,他的草书以唐人狂草为本,兼及宋人草书韵致,取法高古,自有逸气。通篇仰观俯察,圆融而锐利,以线统书,以势驭笔,格局宏阔……

恰如杨涛所言:“书法是千百年来中华精神的诠释和物化。”他力求“借有

为之手唤醒真切,独照真心,洞照心原……”至此,已足见书翁之意不在书,乃在文化与思想。这正是当下书坛尤为稀缺的品质。书以载道,无道何以成书?哲思、文辞、书艺,乃至画境在交融中形成一片化机,可谓书法之至高境界。由此也可以说,在杨涛君的书法世界里,有了浓郁的形而上意味。在通往这高渺的艺术之境过程中,他找到了无限宽广的空间。他踏实地在现代生活的体验中,感悟时代审美的内在需要,以一步一石的追求,践行着他的风神独赏的书法之梦。

一条书法之线,也是一条永远延展的文化生命之线,杨涛君始终在这一维度上不断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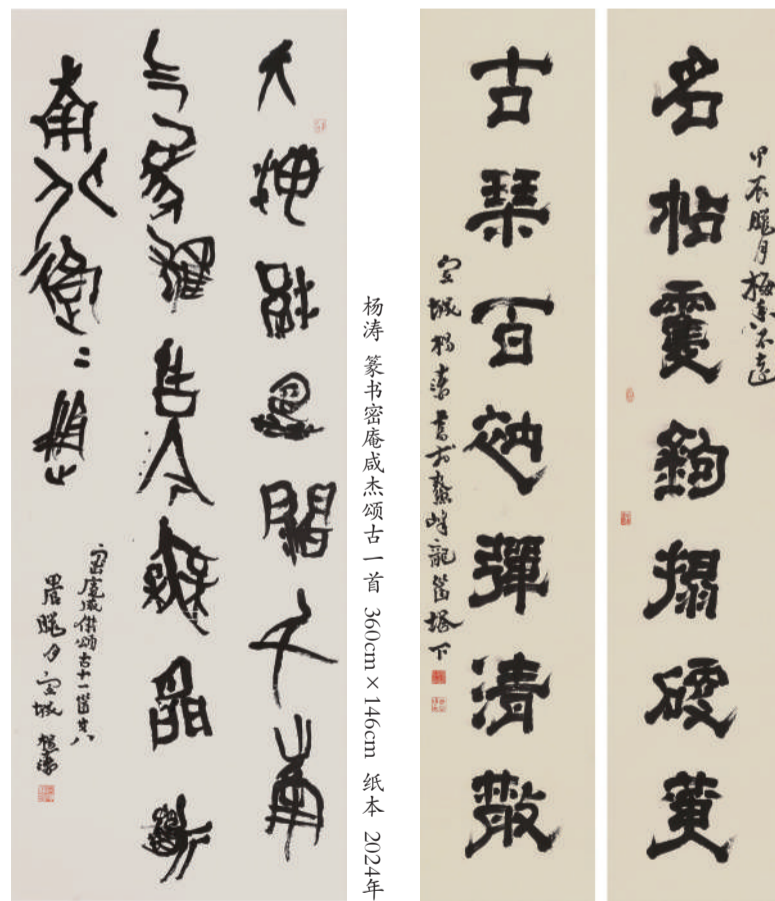
(文/吴为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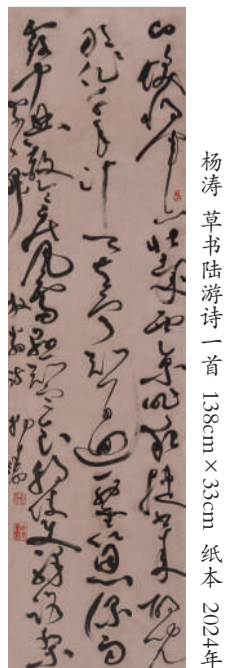
杨涛 8cm x 8cm 20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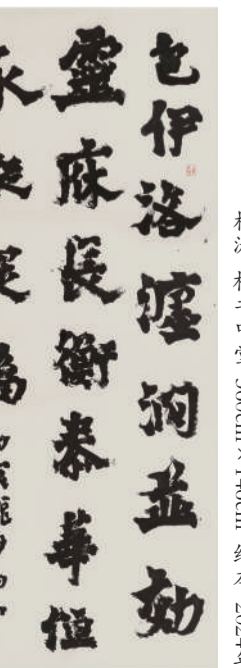
杨涛 乾坤尚纳毛头里(朱) 8cm x 8cm 20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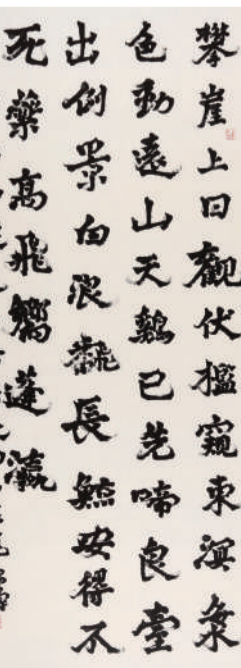
杨涛 隶书名帖古琴七言联 240 x 48cm 纸本 20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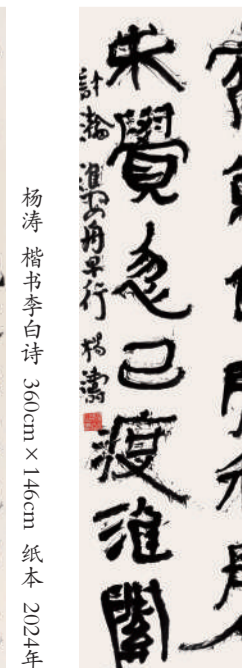
杨涛 草书陆游诗一首 138cm x 33cm 纸本 20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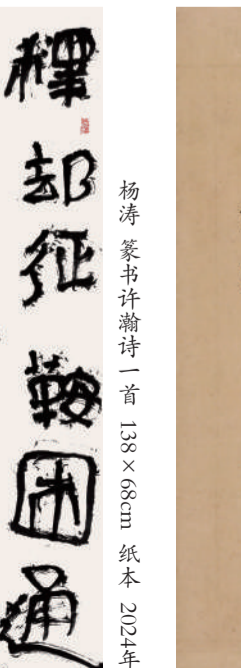
杨涛 楷书李自诗 360cm x 146cm 纸本 20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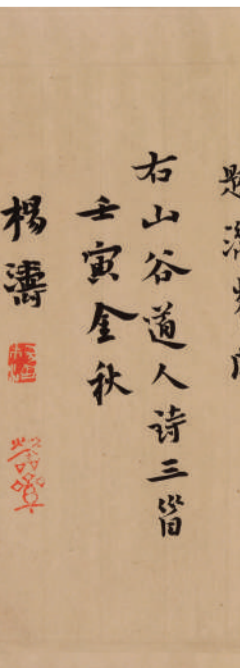
杨涛 楷书李自诗 360cm x 146cm 纸本 2024年



杨涛 楷书李自诗 360cm x 146cm 纸本 2024年



杨涛 楷书李自诗 360cm x 146cm 纸本 20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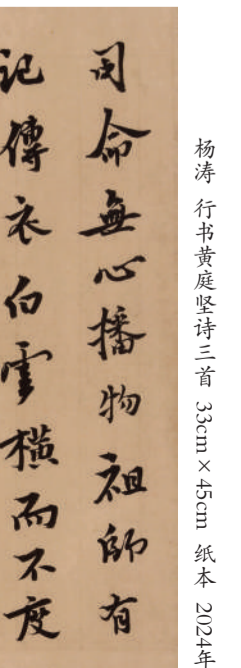
杨涛 楷书李自诗 360cm x 146cm 纸本 2024年



杨涛 楷书李自诗 360cm x 146cm 纸本 2024年



杨涛 楷书李自诗 360cm x 146cm 纸本 2024年



杨涛 行书黄庭坚诗二首 33cm x 45cm 纸本 2024年